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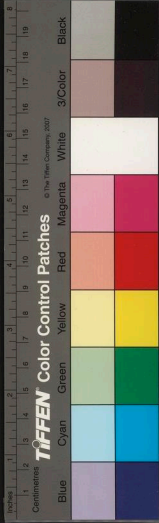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且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十三終

紀錄彙編卷之十四

國初禮賢錄

惟我 大明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遣使者樊觀以
束帛召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
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爲天
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
天道無常唯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旣而命有司卽所居之西
創禮賢館處之



劉基陳時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基基悉辭不受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

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

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基以爲宜選拔江

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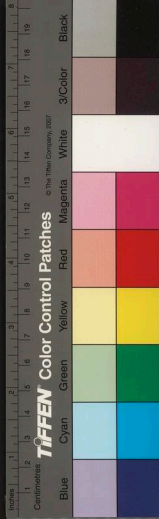
上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上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濂進曰尚書

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廢不畢具願 陛下留

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

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 上問帝王之學何



書爲要瀛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

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

章溢以疾在告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愈卽

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溢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

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

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卽命溢歸

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於京師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

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宋濂曰向所

言事當乎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

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又嘗侍

上語及齋賞濂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

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邪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書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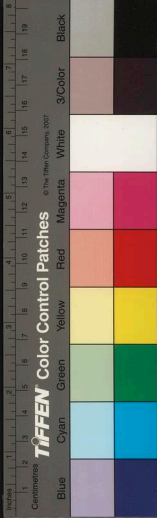
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

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

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銜枚躡其

後繫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

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



而還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燮治有白媪綺之賜濂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
脩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太子

語以書意且賜書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
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之文法變俗言教之是
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
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綺侑書

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劉基自後陽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

之均美遂以城降

上以章溢爲浙東按察僉事未幾浙東按察使孔克
仁僉事王濤以事下獄辭連及溢溢憂懼不知所
爲 上遣劉基諭溢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

也旣而胡琛以兵入閩陷浚處州之境皆動搖上
命陞溢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溢辭曰 前任浙

東僉事無狀同列皆獲罪而 臣獨蒙寬宥今若加

陞擢則益重 臣過疆場之事 臣任之萬死且弗避

副使之命 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

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溢宣布詔旨軍民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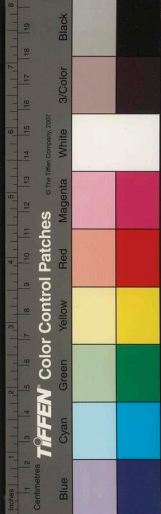


感動乃誅首叛者餘皆帖帖苗軍反金華殺首將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衢括蒼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殷懼無所措會劉基至卽迎入城一夕定之基卽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平章邵榮諸軍克復處城

青田夏清聞胡琛敗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中僅足自守章溢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李文卽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

道提兵爲游擊而溢卽處城坐鎮之溢謂父子相統於理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

劉基以母喪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鄰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基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基之舊德方氏素畏基之威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基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基與通問基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手書訪軍國事於基其書多自製皆稱御諱頓首奉書伯温老先生閣下而不名



又嘗稱曰吾子房也

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 上以屬章溢洎浙東
行省右丞李文忠文忠欲運處州糧餉之溢以爲
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
之兵食乃足

劉基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李文
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
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
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
鼓聲疑莫敢輕動基趣之疾進兵則皆空壘擊鼓
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逆走至東陽悉擒之
以還基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
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
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
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
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
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
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初以葉琛爲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
上以劉基爲太史令值熒惑守心羣臣震懼基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卽以基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基諡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大雨上大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爲詐章溢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上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并溢因留其使厚存卹之張士誠平後張景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越高

也 上頷之昶色動知基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伺察基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台災翼巖因爲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基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凌悅因彈之基爲 上言善長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東小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



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初海隅既寧章溢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

良苦候平吳當卽召卿爾及浙西諸軍皆平 上

遣使召溢且命分兵征入閩而存道守慶州溢既

入見 上嘉獎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

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溢再

拜謝不敢當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溢對曰御史

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

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

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上

卽日詔文忠出師如溢策

處州之糧以軍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章溢以爲言

上曰吾勞處民多矣詔從其舊額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越翼日召劉

基章溢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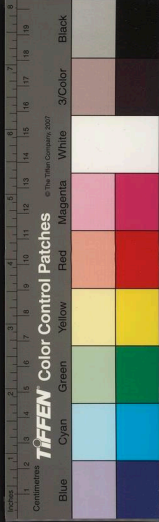
二人之功並拜御史中丞基密奏立軍衛法會章

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 上

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

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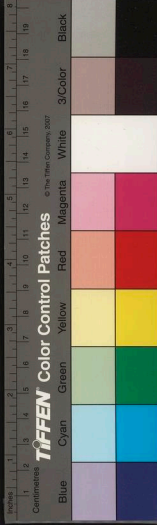
以致天變將殺之章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恠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爲之霽威

上以宋濂爲翰林學士令總脩元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列歛手而已逾年書成濂之功居多

上剖符功臣下宋濂議五等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爲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乃已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宋濂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袞冕惟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章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文忠入閩閩平上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用之是棄信也不憚而罷溢繼論奏曰未已入閩者俾還州里其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溢受詔遂行

上幸鳳陽使劉基居守基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基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基不聽遣官齎奏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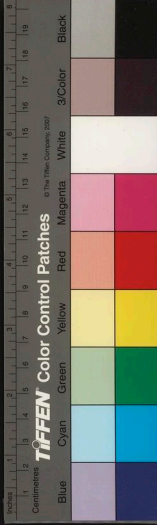
上從基議處彬死刑基承旨卽斬之由是與善長大忤比 上回京善長因愬之基乃求退 上命歸

鄉里後

上手詔叙基勲伐召赴京師同盟勲冊

基至賚賜甚厚追贈其祖父爵皆承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



其至誠不强也

章溢至處州其母已歿溢馳還舍上章再三乞丁憂
上覽之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但朕憲臺闕人
耳遂可其奏溢自喪母哀戚過度感疾益深遂卒
計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卽其家祭之
上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恠之基
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
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又問胡
惟庸曰此小犢將負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知相

無逾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

不耐繁劇爲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
心以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旣而授
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逾年賜歸老鄉里後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基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
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

胡惟庸挾舊忿欲構陷劉基乃使人詆老吏奏基欲
求淡洋宅爲墓地弗與則建立巡檢司之策以逐
其家 上素知基置不問基入朝惟引咎自責而



已 上欲俾宋濂參大政濂曰臣少無他長惟文
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 臣誠不
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
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濂
在朝日又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朝享宴
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
臣名卿悼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
可傳于後世

劉基在京疾篤 上以其久不出問之知不能起也
特親製文一通遣使馳驛送還鄉里居家一月而

薨 上嘗與宋濂飲濂素不勝杯酌舉觴卽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

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 臣咸賦醉學士歌且

曰俾後世知朕君 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

濂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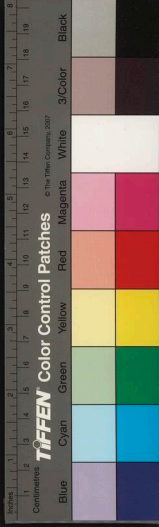
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

之耳皆異恩也 上嘗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

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

休不亦美乎旣而致仕乃加贈其二代考妣官封

詞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上嘗廷譽濂曰古



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
事朕十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誦人之短寵辱
不驚始終無異其誠君子矣乎匪止君子抑可謂
之賢者矣濂至家後復入朝 上佇想已久廷問
者數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日侍 上遊觀侍食
於便殿日晏始退留朝七旬以歲暮辭還 上復
遣中貴人賜以上尊旣行數日 上問濂子璉曰
爾父道中無恙否璉以安對 上復謂璉曰朕疇
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
儼然在朕目中也璉叩頭謝曰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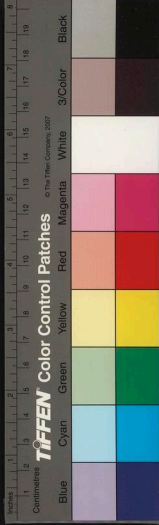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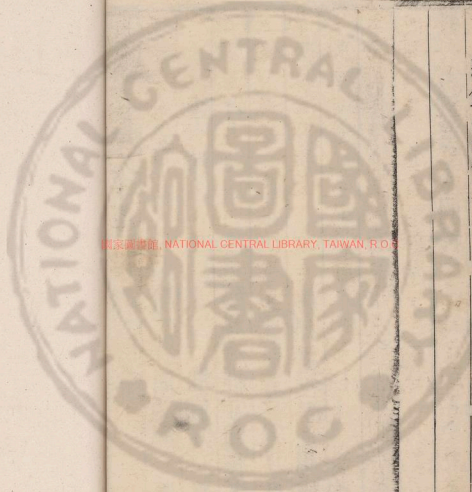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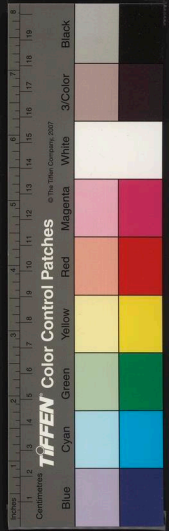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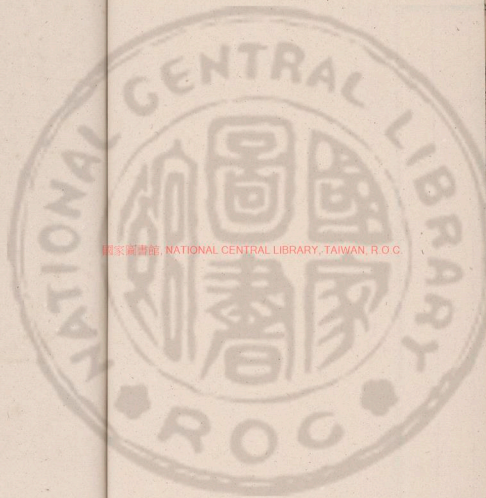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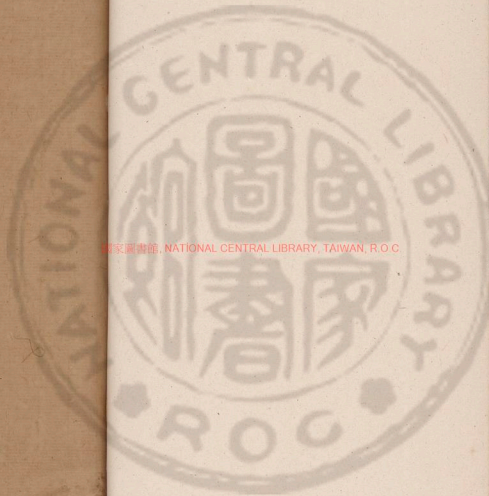
新金山叻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